

核爆夺走了我两个女儿的生命

藤井 Makie

●被炸前的情况

当时，我们一家住在离横川町一丁目的横川桥约 100m 远的东之川河边。家里人有我丈夫(清司)和我、三岁的大女儿(和子)和才出生半年的小女儿(清美)四口人。

我记得被炸前，每当空袭警报响时，就带着两个孩子逃到地洞去。曾有过好几天这样的日子。

●被炸的状况

8 月 6 日早上，我丈夫因收到征兵通知书，那天他没去公司上班在家。因为空袭警报解除了，我和孩子们在家的二楼玩捉迷藏。

突然，从窗户嗖地飞进了个火球。霎那间，我们母女就像被吸进地下深渊似的掉了下去。

在我脚下方的长女喊着：“妈妈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我随声应着：“小和子，妈妈马上去救你，你要坚持啊。”可是，自己被倒塌的墙土、家里的东西挟住，脖子动不了。

我听见丈夫在上面喊我名字的声音。他好像边喊着：“Makie 你在哪儿，在哪儿啊。”边走走来走去找着我。过了一会儿，我感到一阵火热。接着，听见从上面传来丈夫失望的声音说火势大起来了。怎么找也找不着，对不起，别指望了。

我说：“这儿！我在这儿呀！”可丈夫却还是不知道我在哪儿。我抱着小女儿，被压在底下。当我听见丈夫说没希望了这句话时，就拼命地紧抱住小女儿。那时，因为用手捂住鼻子和口，孩子呼吸不了就苦苦地挣扎，哇地哭起来了。孩子的哭声使我心慌起来，不由得叫了：孩子要死了。我丈夫好像听见了我的叫声走回来了。接着，他喊着：“在哪儿啊、在哪儿啊。”拼命地寻找我们。后来，我丈夫挖开了一个小洞先把我救出来，然后又把小女儿拉出来。由于我的脑袋被撞了，晕眩得站不住。那时，四周已是熊熊烈火。

逃了一段时间，我忽然想起来，问我丈夫：“和子呢、和子呢？”我丈夫说：“和子已经没救了。动不了了。对不起”。

我边走边心里默默地向女儿道歉“小和子、对不起。原谅妈妈、原谅妈妈”

我丈夫一只手抱着小女儿，另一只手搀扶着我艰难地逃。途中，我丈夫鼓励我说：坚强些！坚强些！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那时，我的眼睛很模糊，跟着我丈夫逃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家里火势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我想一定已被烧得无影无踪了。

我丈夫撑着我和小女儿逃，只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途中，一位头发零乱的妇女拉住我丈夫的脚苦苦地央求着：救救我吧。我女儿被压在底下出不来，救救我吧。我丈夫说：我很想帮助你，可我妻子孩子都成这个样子了，请你原谅吧。他拒绝了那位妇女。之后，那位妇女就飞快地跑走了。后来，我们走走停停的，当我们走到新庄丈夫朋友家时，已经时傍晚时分了。

●在新庄朋友的家

在新庄朋友家住了三天。因受被炸的打击，我的奶水也没有了。脚受伤了，在我睡着时，我丈夫出去为我要奶水了。

我怎么也惦记着被压在家里下面的大女儿，心想她也许会得救。想到搁下求救的大女儿，而自己得救，就恨的顿足捶胸泪水不止。

在新庄朋友家的日子，看到许多被烧伤的人踉踉跄跄地走着的情景，我自己也会不禁伤心流泪，只好闭上眼睛不看。

●去山口的娘家

大约三天后，火车也开始运行了。于是，我和丈夫还有小女儿在横川车站坐上拥挤的火车，去山口县一个叫小串的地方，那是我的娘家。好不容易才到了，我们走回了娘家。路上有些人看见我们这幅可怜的样子，就问我们：“怎么了？怎么了？”那里只是一个小镇，我们也都面熟。那时，我们也伤心地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流泪地走过，终于回到了娘家。

从那天晚上起，我因愧疚于没带上大女儿而一直彻夜难眠。姐姐和母亲看到此情形担心我会自杀，她们就睡在我两旁。深夜里，我每天悄悄地走出去喊：“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这个妈妈。”我住在山口的期间，丈夫回广岛寻找大女儿的遗骨。

而我因为挤不出奶水，母亲就到附近找有婴儿的家，帮我要回奶水。母亲对我说：“你的腿不好，得躺着，还有一个婴儿，好好把身体保养好再回去吧”。就这样，我在母亲家住了近一年。至今脚还是不好使。

●小女儿之死

在山口不到一年就回广岛了。我们一家在横川原来的家的附近借房子住。

我丈夫带小女儿去澡堂洗澡，有一天，一个男人看见我小女儿说背脊好像有点儿肿了。当时，我们以为可能是原子弹爆炸时，撞着了背脊，就带小女儿去医院看医生了。结果，被诊断为4条背脊椎骨化脓。因此，又回到山口的娘家让家里人照顾女儿。过了好几年女儿也会叫爸爸妈妈了，就把她带回广岛，让她住院。可支付医疗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也得到了母亲的帮助。最后，终于付不起医疗费，就把女儿带回家，1952年，女儿离开了人世。

●和平的愿望

我不希望有战争。希望建立一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互相手牵手的世界。我想如果大家能互相关心共度每一天，那该多么幸福啊。

九死一生

岛崎 治郎

九死一生

●8月6日的情况

当时，我每天从西条坐火车，再转市内电车，花一个小时以上去参加在南观音町的株式会社三菱重工广岛机械制作所的学生动员劳动。我在5兄弟姊妹中排第4。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哥哥在九州当兵。

我上二中(广岛县立广岛第二中学)初二时就停课，被派到四处劳动。1944年年底左右，开始在三菱的观音工厂上班。

8月6日那天，我和4、5名同学在去工厂的途中被炸。被炸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南观音町的综合操场附近。离爆炸中心地约4公里。如果我晚坐了一班车，那么原子弹投炸的时间可能就正好在相生桥附近，在电车里被炸死了。真可谓是九死一生啊。

被炸的那瞬间，我感到背后有一道闪光，脖子发热。接着一阵强烈的冲击波后，我就倒下失去了神志。大约过了5分钟左右撑开眼睛向四周一看，虽说工厂离爆炸中心地有4公里远，却只剩下一些铁骨，连屋顶也被吹走了。

我们同学之间纷纷议论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我们劳动的工厂被B29战斗机轰炸了，对不对，不是被B29战斗机轰炸，那是皆实町的煤气罐爆炸了吧。警戒警报也解除了。8点15分是没有戒备的状态。8点前曾有一次空袭警报，但又改为警戒警报，8点5分左右警报解除了。我也听到解除警报的响声了。

后来，发令说：市内全部都燃烧起来了，总之今天到工厂来的人全部回家。黑雨不断向东面推进。我经过江波，走到吉岛、千田，又过了御幸桥，向比治山方向走去。当走到御幸桥时，被许多人拉住我的腿说：给我水、给我水。当时我只以为有些人受伤了。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烧伤。这些人拉着我的腿直说：“大哥，给我水、给我水、我受伤了，喉咙……”非常令人可怕的光景。被炸时，幸亏我没受伤，看到眼前这么多受伤的人，自己的脚步变得迷茫不定地前进。

经过比治山山麓时，看见一位浑身红通通的士兵令我至今也忘记不了。他身上的皮肤都耷拉下来了。虽然还有呼吸，但那是非常凄惨的情形。他看了看我，指着尸体说：“这，我要把它抬到拖车上运走，大哥，麻烦帮我抬起它的脚那边。”可是，我害怕没敢帮他。比治山山麓一带，也许是离爆炸中心地远一点儿的缘故，受重伤的人不多，倒是有许多人在帮助搬运尸体。我想那位士兵大概没过几天就死亡了吧。

晚上不知道到了几点，好不容易走到了海田车站。听说晚上可能会有一趟火车从海田发车去西条方向。大概是等了1个小时左右吧，终于坐上了火车。车内挤得满满的，到了西条，一片漆黑，根本看不到是谁来接车。因为，那时照明是受统制的时代，不可以用电气、电灯的时代。当时只听见来接的人在说：“真够呛啊、听说很惨啊”。却不知道那是谁来接车的。

●7日以后的情形

听说我叔叔在比治山工作被炸，我和婶婶一起去广岛找叔叔。是否坐上卡车去的、怎么进入市区的这些都记不清了。听说叔叔被收容在宇品那边，7日拂晓我们就出发了。幸亏我在二中上了3年，对市内的地理环境还有点儿熟悉。我想得要给婶婶带路，就和婶婶一起出去了。

在宇品的收容所，我们找到了叔叔。我记得收容所是在宇品港附近的仓库。一位士兵说：“啊，这个人已经咽气了。把他抬出去吧”。说着就把尸体搬到过道走廊并排起来。后来，士兵对我说：有人死了，帮我抬一下它的头那边。我很害怕不敢帮他忙。2、3个人一起把断了气的人抬到走廊。连20来岁的小姑娘也被烧得浑身漆黑的，光着身子躺下。

我们带着叔叔从宇品回到了西条。可是，3天后的10日叔叔去世了。在家附近的火葬场火葬。那时，我也帮忙了。我婶婶是两年前去世的。可她和叔叔仅一起生活了9年。

●被炸后的生活

二中的复课大概是在10月末还是11月吧。当时，在观音原二中的校址临时搭起了一座小屋，雪花飘进屋里，没有暖炉，在寒冷中哆嗦着上课。那是连玻璃窗也没有的校舍。回到观音前，是借用海田的女子学校的校舍或是没倒塌的小学上课的。

因为我想升学，所以得去上课才能拿到学分。只能忍受着寒冷上课。那时我想能在临时搭起的校舍上课已经很不错了。当时是旧制初中，所以是5年级毕业。我毕业时是1947年。毕业后，考上了在千田町的广岛工业专门学校。

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昭和30(1955)年代，汽车也逐渐普及起来，我想创立一所汽车驾驶学校。于是和朋友一起拿着铁锹，开始策划起练车线路图。利用工业专门学校拿到的学分，考取了当专业科目和技能教官的资格。1960年起，在市内的汽车驾驶学校当主任教官。

1966年，我辞去了汽车驾驶学校的工作。因为我哥哥想经营一家养老院，希望我去帮他忙，所以我就去帮助哥哥的事业了。当时，我哥哥是医师会长，我一直以哥哥为自豪。兄弟一起经营养老院，可是哥哥却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我痛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两人奔波于宫岛、汤来的老人设施，长途的地方由我来开车，带医院院长的哥哥去。我抱着一种一定要开车带哥哥的使命，一直支持着哥哥的工作。哥哥专心研究学问，而我爱好运动，两人就是这样齐心协力努力过来的。可哥哥走了，真是很伤心。

●工作、结婚、核爆后遗症

我和妻子马上就要迎来结婚50周年的金婚式了。结婚的时候，我没敢说自己是核爆受害者。因为知道对核爆受害者有歧视，我告诉妻子：是遇上了原子弹爆炸，但是当时在三菱工作，是离爆炸中心地5公里远的南观音尽头的地方遇上的，没有任何受伤。我妻子似乎不怎么在意。我儿子是药剂师，也有医学知识，明白自己是被炸的第二代。儿子和女儿出生时，我有些担心。就悄悄地确认是否有异常。

被炸10年后，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瘤子，我担心那会不会是后遗症。也许不是恶性的，是

良性瘤。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瘤子长的位置正好是被炸时来自背后的闪光射到的地方。后来做了切除手术。可是过了 10 年又长出来了。后来，最近瘤子不再长出来了。除了长瘤子以外，我觉得因被炸而造成的症状就是牙齿比别人早脆弱。有些人也会掉头发。每个人的症状会有所不同。我没有掉头发。但是，和大家共同的症状就是核爆受害者容易疲劳。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和其他人同做一样的工作，但自己却易疲劳，被上司怀疑自己是否想偷懒。上司说我：“大家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也不会累，你就这么点儿工作就累，你想偷懒啊”。易疲倦的症状在工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对和平的愿望

告诉年轻一代什么是核爆、什么是和平时，叙述者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原子弹爆炸的霎那间，楼房一瞬间就倒塌，人们一瞬间就死亡。要把这种真实告诉人们是要下功夫的。光说：“很惨、很惨”，“说给我说却不给水的话，会留下遗憾。火势逼到桥下就这样逃了出去。”等等这些话，我想其真意是传达不了给听众的。光是说“和平公园里有资料馆，可以去那里看看。有和平之树”。这样说不上是告诉人们核爆的残酷。也许会给听众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核爆并没那么严重。前几天，北海道发生的龙卷风造成了许多人死亡。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就像当年原子弹爆炸那一瞬间。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带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画面。我想那个画面连小孩看了也会明白。核爆也是像那龙卷风一样，瞬间性地倒塌，大火燃烧起来，造成 20 万人的死亡。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连结现实生活上发生的灾害来告诫下一代呢。

原子弹投下没多久，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就进入广岛，拍摄在广岛发生的惨状。多次奔赴战场的那些记者们也说不别的战场也没目睹过像广岛核爆那样的惨状。我们该如何去告诉人们那种惨状呢。我认为在传达方式上要下功夫。

我就读的二中，有许多低年级的学生被核爆夺走了生命。而且，最近也有些同学死亡了。唯一的哥哥也去世了，感觉到很孤单。现在，我身体行动不方便，妻子在照顾我。我还想再活两年，一周一次也好，两周一次也好，小孩儿也好，小学生也好，能尽情地把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最幸福的。

我的被炸经历

田中 常松

●当时的生活

当时我 31 岁，在小町的中国配电株式会社(现在的中国电力株式会社)工作。在大手町租房子和妻子 mikie、两个孩子(长子 3 岁、长女 7 个月)一起住。在尾道初中毕业后，1934 年 2 月考上汽车驾照，大概 20 或 21 岁左右时候进入中国配电工作。在中国配电工作期间，曾两次被征兵，即 1937 年 9 月至 1941 年 1 月、1942 年 9 月至 1943 年 11 月。反复被征兵又复原复职。

1945 年 3 月末左右，吴市有大空袭。看见舰载机如蜻蜓般的在天空上飞过。我住的房子地下有一个洞，也许是以前住的人挖的洞吧，每次有空袭来的时候，我们就躲进洞里。可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小，一个 3 岁，一个才 7 个月，即使躲进防空洞，照顾着一个，而另一个就要出洞，非常麻烦。我想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于是 3 月末让妻子和两个孩子疏散到妻子娘家的双三郡和田村向江田(现在的三次市向江田町)去。当时的那种情况，就只能什么也不带，把家具放在公司的仓库里疏散去了。

让妻儿疏散后，我就住在公司的仓库。可是，5 月初，我利用星期六、日的时间去看妻子回来后，自己住的仓库被轰炸，都烧光了。连换的衣服也没有，只好返回和田村让妻子给我准备浴衣、衬衫、内衣什么的，星期一一大早坐火车去上班。失去了住的地方，后来通过公司同事的介绍，在牛田町租房子住下来，直到被炸一直在那儿生活。

●被炸的情况

当时招集警卫，晚上如有空袭警报，按照市府的命令，得要穿着工作服出去做警卫。这是和退伍军人分头进行的。8 月 5 日晚上也有空袭警报，我去自己负责的柳桥警卫了。警卫回来第二天的上班时间比通常的 8 时上班晚，是 8 时 30 分上班。但那天没有传达，第二天的 6 日，我 8 时到了公司。结果，这个时间救了我一命。

到上班时间还有 30 分钟，我到地下职员专用的洗澡间洗昨天晚上穿的工作服。就在那时，我弯着腰洗衣服的时候，被前面突然而来的冲击波冲击，撞到后面的墙壁而失去神志。当时的情形，我除了记得一道闪光外，什么也不记得。当我醒过来时，四周都是灰尘，一片漆黑。看见 4 楼还是 5 楼一带着火。我想这得想办法逃出去，这时神志恢复得更清楚了。可是灰尘使得前面什么也看不见，我凭借着记忆摸索着前进。本想以为那附近就是楼梯了，往前走却碰着了什么东西，就在这种状态下，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在那栋楼旁边的门岗。从门岗能看得见电车路，当走到电车路时，看见电车横到着撞到民房，我想这可是出大事了。想问问人要往哪儿跑，周围却没有一个人。

我们的避难地在公司南边儿一中(即广岛县立广岛第一中学)的操场。当时，我不知道，所以经过电车道往北面走去，在白神社前面的路口往右拐，穿过竹屋町再往东面走。路上，看见广岛县立广岛第一高中女校的校墙被冲击波冲击倒塌在马路上，一位女孩儿还是中年妇女被压在倒塌的墙下，只有脖子伸出来，她向我求救。可是那时，我自身也在流血，玻璃碎片扎在背脊上，鲜血渗透了衣服，逃难已是费尽了力气了。

接着，我沿着竹屋川南下，向御幸桥走去。竹屋川只是一条像水沟那样小的小河，是连

地图上也没有标志的河流，它流经福屋百货商店的地下。逃难时，我没有看见有其他人在逃。但是，竹屋川对面的房子，好像在边说发生什么大事，边收拾的样子。已经不清楚那是几点左右的事情了，也许是过了相当长时间了吧。

在过御幸桥前，看见军队的卡车开过来，我就坐上了卡车去宇品港，然后乘船去似岛避难。由于许多伤员去似岛避难，所以那里的情形非常糟糕。虽说有卫生兵，但也只能给包扎一下，得不到象样的治疗，背上的玻璃碎片就这么一直扎在身上。那里有发疯似地哭叫的人、也有嫌这些人嘈得烦人的人、夜里还有在睡着的人身边走来走去的人、对他们不耐烦的人等等，总是嘈得无法入睡。6日那天，我什么也没吃。到了7日早上，吃了一个用竹筒盛着的稀饭，里面放了一个咸梅。在似岛吃的就这些了。

当时的那种情形继续留下去的话，我想肯定会死掉。于是，我又让军队的人带我回去。7日早上，我乘船回到了宇品港。幸亏有卡车来，我问车上的将校卡车是去哪儿的，他说去市府。我就对他说麻烦载我去市府。他说上车吧。就这样，他把我载到市府正门前，我跟他道谢后下车了。公司在市府稍偏北的地方，我走着回到了公司。那时有两个我认识的公司职员在传达室。我告诉他们现在要去三次妻子的娘家避难，并留下了地址。后来，途径纸屋町、八丁堀走到了自己住处的牛田町。在那儿住了一宿，8日在户坂站坐火车去妻子在避难的和田村。我急着想早点儿回家，因为我想妻子一定是很担心的。回去的路途上的情形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兵桥的地方堆满了尸体。

●被炸后的情况

到了和田村时，玻璃碎片仍扎在背脊上。每天到河边让妻子为自己洗背。如煤焦油一般的血块凝固在背上。妻子用针帮我把血块刺穿拿掉，血块里还粘着玻璃碎片。在河边让妻子把血块和玻璃碎片拿出来大概花了一周或10天的时间。我以为都拿掉了。可是1955年左右，因残留在背脊上的碎片造成化脓，就去在堺町的外科医院把它取出来。

到了和田村没多久，把玻璃全部取出，可以放心了。在这儿之前，我父亲从尾道过来了。因为无法和尾道那边取得联系，父亲不知道我还活着，他是来和大家商量我的丧事该在哪儿办的。当父亲知道我还活着惊喜交加，他坐在廊边只喝了杯粗茶就回尾道了。

在和田村的日子，并没感到内脏有什么不舒服，还是比较精神的。在那儿休养了3周左右后，8月末还是9月初回到广岛上班去了。

开始上班没多久，大概是栗子开始熟落的9月中旬，因为出便血，我又回去尾道的家休养了。由于出便血，周围的人和医生都说是痢疾，并讨论是否要隔离我。可是，姐姐给我做了栗子饭，我吃了它后血就止了。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尾道住的时候吃得好，休息了4、5天就恢复元气了，我又回到广岛元单位工作了。

●战后的生活

在我回单位工作时，许多职员失去了家园，大家在公司5楼共同生活。开始是我们自己做饭。后来公司为我们雇了做饭的人。

因为我会开车，所以在公司的工作就是在总务部的器材课开卡车。将器材运到县内各地的发电站等。

1946年，家里人回到广岛和我一起生活。公司的同事工作完了，就帮我买来些柱子等，在榎町为我盖了房子。后来我在榎町生活了30年。

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困难，但是妻子的娘家给我们提供大米，所以在粮食上倒不成问题。可是，穿的还有床上用品因为都放在公司的仓库，已全被烧光，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就把浴衣缝成内衣，尾道的家也给我们送来了被子，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重新开始生活了。

●健康上的问题

1947年7月二女儿出生。我们还是担心是否会受原子弹爆炸的影响。上幼儿园时，出鼻血不止，稍微和其他的小孩儿有什么不同，就马上怀疑是否和原子弹爆炸有关。

我自己在1956年，患上了肿瘤的一种，就是结核瘤。白血球2,000，少的时候会降到1,000。以前65公斤的体重也瘦了8公斤。1956年7月至1957年9月共1年3个月，在甘日市町(即现在的甘日市)原的一家医院住院，休了2年假。7月7日正好是七夕节，就是我住院的那一天，吃早饭时，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对我说：“星星今天相会了吧，不过我们还要分开啊。”大家听了她的话都哭了。

出院以后，我没什么大病非常健康地生活。可是十几年前开始又开始出便血，直到血止为止，我一直在日本红十字医院住院，打止血针。

4年前做了前列腺癌切除手术，那时拿到了被炸者认定证书。

●我现在的心情

我现在94岁。有幸我能活到今天。我想这都托妻子的福。孩子们对我也照顾得非常好，我的心充满了感谢。

我对母亲的思念

川口 弘子

●8月6日以前的情况

当时我家住在上天满町，母亲、哥哥、姐姐和我共4口人。父亲叫面家利男，1938年在中国战死。父亲战死时，我还很小，所以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父亲。据说当我看见摆在家里父亲的照片时，曾说：“没给爸爸拿木屐去，爸爸从照片中出不来啊。”

母亲静子一个人一手把我们养大。在教育上比别人更热心，战时也让我去学书法、芭蕾舞。哥哥初中入学考试时，她每天去求神拜佛祈祷。她想丈夫身亡，自己能留给孩子的只有教育。

因此，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做好几份工作。早上去送报时，哥哥或姐姐也跟着去帮忙，因为我还小，记得是我跟着家人一起走的。

虽然母亲每天忙于工作，但是叔父一家住在同一街道，祖父一家住在附近的广濑元町，而且当时左右邻居都像亲戚般的来往，所以，大家都会照顾、帮助我们。

那时，很多国民学校都集体疏散或去投靠亲戚。当时，我是天满国民学校的三年级学生，姐姐 Sumie 是六年级，和我上同一所学校，我们一起参加集体疏散到汤来町的寺院去了。每周母亲和哥哥敏之带上红薯来和我们会面。当时我们年龄还小，远离亲人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母亲说：“要死就一家人一起死。”我也嚷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后来就回到上天满町的家住了。现在想想，如果就那样留在疏散的地方的话，母亲、哥哥都会来会面，这样也许大家都得救，现在还健在呢。

●8月6日的情况

8月6日那天，因为学校没课，我和朋友出去了。

那时，看见 B29 轰炸机在天空上飞过，我猛然地用两手捂住眼睛和耳朵。当时学校训练我们如果感到炸弹会投下来，就捂住眼睛和耳朵。所以，我想自己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因为捂住了眼睛，看不见闪光。

那时我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屋檐下，被墙挡住，既无受伤也没感到受热。和我在一起的朋友也只是头部受了点儿伤而已。我们从房子的缝隙中自力爬出来回家。

回到家里时，被炸受伤的母亲在等着我回家。那天，母亲出去取定量供应米，她是在回家的路途上被炸的。母亲马上从家中取出急救包带着我去逃难。

环顾四周，只见房子都倒塌，桥上的栏杆也燃烧起来了。过了桥就往己斐的方向走去。在逃难途中，有个被烧焦的人走过向我们求救说：“给我水、给我水”。可是，那时只顾拼命地逃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想想，当时问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好了，至今我也非常后悔。

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己斐国民学校，那时才发现自己是光着脚的。从瓦砾中逃出来却没有受伤，真不可思议啊。

学校里，无论教室还是走廊都挤满了伤员。母亲就在那儿治伤的。母亲的手脚、背脊都严重烧伤，脸部也有点儿烧伤。而且头部陷下去一大块。在那儿只涂了点儿药就算治疗完了。现在想来，也说不准那时是否真的涂药了。

接着，我和母亲一起去了街道指定的小河内町的避难处。到了避难处，天空开始下起黑

雨，我们拿起落在附近的锌皮来遮雨。雨停了没多久，哥哥敏之过来了。

哥哥当时在松本工业学校二年生，被动员到宇品海上的金轮岛的一家工厂劳动。他说和朋友一起去工厂路途中，在御幸桥附近被炸。可是他担心我们一家人就没去工厂而马上返回家。在广岛电铁总公司一带，因为两边都燃烧起来通不过去，所以就往修道中学的方向走去，坐船过了元安川和太田川，又过了一座桥，中午左右终于到了观音町。途中，看见一所幼儿园倒塌了，有人被压在房屋的地下在求救，可是没能帮得上忙。因为哥哥一心想尽早确认得到家里人的安全。哥哥说对那人很过意不去。

后来听哥哥说当回到家里时，大火已经烧到自己家的旁边，他就马上拿防火桶去灭火。他看见没人在家，就往小河内町方向去找我们，我们一家人终于平安再会了。

听说6日早晨姐姐说想去学校。可是母亲希望姐姐能考上山中高中，所以不许她休课。那天早上母亲也和以往一样送姐姐去学校，可是姐姐却再没回来了。

●7日以后的情况

第二天，哥哥去天满国民学校找姐姐了。哥哥了解到当天姐姐在校长室打扫，就在那一带寻找。可是，校舍已倒塌，全被烧光的废墟上什么也没有。

母亲和哥哥、我三人在小河内町的避难处过了2、3天。可是，母亲惦记着姐姐，就决定回家住了。

母亲回家后，一直卧床不起，伤部的治疗也仅有在己斐国民学校涂的那一次药。

幸亏，我们家被没全烧掉，可邻居都拿我们家的铺盖去使用了。婶婶家末子看到那种情形，生气地说：“怎么搞的!？都把铺盖给大家，怎么就不给自己的母亲盖盖呢？”那时，哥哥还在上工业学校二年级，而我也只是国民学校三年级而已。按现在来说，就是初中生和小学生的年龄。仅仅一个小孩儿什么都帮不上忙。婶婶来了以后，照看母亲和照顾我们。婶婶的家里，她丈夫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繁男被征兵到山口的部队。但是，因为妻子和女儿信枝在广岛，两天后就回到广岛了。如果不是叔叔婶婶他们在，光靠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真够糟的。

母亲脸上的烧伤很快就痊愈了，我们非常高兴。可是，背脊的烧伤总好不了。背脊的伤口干了，以为好了却突然又掉一层皮。皮里长满了蛆虫。不知不觉蛆虫就爬满背脊，密密麻麻地拿不掉。母亲睡在蚊帐里，我和哥哥就睡在她旁边。我总在乎蛆虫的那股臭味。

母亲虽负了重伤，却从未说过疼或痒什么的。也不说想喝水。但她说：“我想吃桃子、想吃桃子。”婶婶到井口那边给母亲买来了桃子。现在我明白当时母亲还是口渴的。

9月4日早晨，母亲去世了。婶婶说：“啊，你、你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那时，我才发现母亲已经死了。在此之前，我和哥哥一点儿也没察觉。现在想想，头部裂开了那么大的一个伤口，竟然能活一个月。士兵让伤员坐上卡车去郊外避难时，母亲在得到姐姐消息前也绝对不愿离开家一步。像母亲那样受伤的人，有些在郊外接受治疗后，就康复了。母亲心里直惦记着仍没回家的姐姐，我想一定是想见到姐姐的力量支撑着她坚持活下去的。

在母亲去世的那天，家人把她的遗体拉到原向西馆的空地去火化了。可是，既没有悲伤的感情也没有眼泪。我想那时感情已经完全麻木了。那天正好下雨，母亲的遗体也不好烧。

市内的楼房都倒塌化成一片废墟，广岛车站、似岛都可从家里尽收眼底。尸体遍地，士兵把河里的尸体捞起火化。有些尸体一个月也没人来收拾，我们都习以为常地在那儿过往。而且当时也不知道那是原子弹，没有吃的，就在别处的田里拿红薯或埋在土里的大米什么的毫无顾忌地用它来充饥。

●被炸后的生活

母亲去世后，我们马上去投靠住在绿井村的亲戚，在亲戚家的堆房里住下来了。祖父母他们已经先到那儿了。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祖父面家留吉和祖母 Matsuno 在自己家的起居室平安无事。可是到绿井村时还好好儿的祖父突然身体不舒服，在母亲去世的 5 天后，祖父也去世了。和祖父母在广濑元町一起生活的昭三叔叔听说当时在家里的门口，可也是杳无音信。

绿井村的生活和我们以前的生活大不相同，所以也有很多不便之处。在绿井村的学校上了 1 年左右，回到广濑了。我们得到大家的帮助，平整要盖房子的土地，盖了一个简易的木板房住下来。叔叔夫妻抚养我们，把哥哥和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抚养成人。所以，完全没有失去亲人的那种寂寞感。

但是，随着自己长大了，渐渐就开始眷念亲人了。看见如兄弟姐妹般地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堂妹从小学起就有家庭老师辅导她学习，自然感到羡慕和有一丝的寂寞。我和叔叔一家人一直生活到我结婚。家里是做家具的，我就在那儿管财务。

●结婚、生病

以前，许多人都瞒着不说自己是被炸受害者，特别是女性因为涉及到婚姻的问题，所以不会说自己是被炸受害者，为此很多人不去申请被炸受害者健康手册。现在，这个手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我也是开始发健康手册过了一段时间才去申请的。至于结婚的事，我一直想叔叔夫妇会给我找结婚对象的。后来，我是相亲结婚的。幸亏，结婚对象并不在乎我是一个被炸受害者。

结婚后，又开始担心生下来的孩子的问是否受影响。我有甲状腺癌。我哥哥和堂妹也患癌症。结婚生下来的女儿得了听觉神经肿瘤。还是担心会不会得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那样的疾病。

●对和平的愿望

我常和孩子们说自己的经历。还带他们一起去和平纪念资料馆，告诉他们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况。

过去为生活奔波，很少有时间去给家里人扫墓。现在常去扫墓，和大家说说话再回家。我想如果母亲还在，我能孝顺她，那该多好啊。所以，每当看到和母亲的同龄人，就想去关心她们，尽一份没为母亲尽到的心。

欣惠那么多人牺牲中，自己能好好地活到今天。

而且每想到死去的母亲，就会想到为了孩子们要健康长寿。

忘却不了那夏日之事

下竹 千代子

●战时中的生活

1921年，我生于广岛县山县郡殿贺村(后来的加计町、现在的安芸太田町)。

1940、41年左右，就离开父母寄宿于在筒贺村(现在的安芸太田町)传授礼仪规矩的知名严师家学习茶道、花道和其他礼仪规矩。这个学习为我后来的人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几年后，那位老师去世后，筒贺村的教育长请我去教课，我可从村里领到讲师费，得到收入来源。

后来，认识了殿贺村村长的侄子河本久，1944年5月，我们结婚了。因为我父亲在殿贺村的村公所工作，这是一种缘份吧。婚后，我和丈夫、还有他的双亲(公公：龟三郎、婆婆：Sekiyō)一家四口人住在广岛市比治山本町的鹤见桥附近。丈夫以前是经营钟表店的。但听说在同一条街里不需要几家同行的商店，所以他出去工作了。当时战局紧张，每家都不会有两个家庭主妇留在家里，妇女也得出去工作。我是从结婚第二个月起就在公公工作的霞町的陆军兵工厂工作。

●原子弹投炸前

我婆婆的故乡也是殿贺村。婆婆打算8月3日去殿贺村。可是当天早晨她突然改变主意告诉我说：“你先去。我盂兰盆时节的10日左右去。”于是，我决定8月3日至5日回殿贺村的娘家。当我过鹤见桥时，婆婆赶过来，拿着一把较好的太阳伞，她说放在广岛的话，空袭一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让我拿回娘家。并跟我说：“向你父亲母亲问好。要按时(5日)回来啊。”结果，这却成了我听到的婆婆的最后一句话。可是，那是并没想到那会是最后的一句话。回到娘家想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休息的这种心情是人之常情的，但我已决定乘5日晚上的末班车回广岛。可当我要回去时，去不让上车，只好再回到娘家了。父亲知道我没有回去，就严厉地说我：“你要守约，不然就对不起河本家的父母亲。”父亲马上给河本家打了电报说明天一定会让千代子回去。

●8月6日至8月9日

第二天(8月6日)，因为已经过了说好要回去的日子，本来想一大早出发的，可那天也是慢腾腾的才出发。如果那天一大早就出发的话，就差点儿遭原子弹投炸了。到了8时15分，感到好像有一道闪光，随后听见一阵惊天动地般的响声。接着吹来许多印有“广岛市”字样的烧焦的碎纸片。我想这可能是广岛发生什么事了。没过多久真的传来广岛发生了大事的消息。我想马上回广岛，可是，听说那已不是小孩儿妇女可走的路。于是，父亲就先走去广岛市内看情况。他首先去了我们住的比治山本町的家一看，全都烧光了。在废墟里有个写着“在兵工厂宿舍”的牌子，父亲就去了那儿，见到了我丈夫和公公婆婆他们。但是，婆婆严重烧伤痛苦不堪，已经是奄奄一息。父亲确认了我丈夫和公婆的情况后，就去东白岛町看我叔叔的情况。叔叔的家已全倒，他们去已斐那边避难了。因动员学生劳动而去从事拆楼房作业的堂妹遇难死亡。

父亲四处奔跑后回到了殿贺村。当我从父亲那儿知道丈夫他们在兵工厂后，8月8日早

上坐汽车转火车(可部线)进入了广岛市内。途中在可部站前的广场躺着许多眼看就要咽气的伤员。枕边只放着一瓶罐头。来找家属的人探头寻找呼喊着名字，却没人能有力气回答。看到眼前如此多的伤员，我万分担心广岛的家人。

火车在三泷一带停下来，让乘客下车了。我扛着从娘家带回来的咸梅、大米等食物，从三泷站向兵工厂宿舍走去。可是，四处一片废墟，不知往哪儿走好，以前把它作为标志的楼房也没了，走走停停。看见火燃烧着，以为有人，走近去想问问路，结果那只是在火化尸体的火而已。不管是桥上也好，还是路边、田里到处都在烧着。目睹火化尸体的光景，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感觉，连臭味儿也不会感觉得到。我想那时的感觉已是麻木了。

9日深夜3时，好不容易走到了兵工厂宿舍。婆婆已经死亡。但因为才刚去世几个小时，遗体还在。原子弹投下来时，婆婆正好去田里干活，全身烧伤，下巴、胸部都烧扁，一具惨不忍睹的身体。听公公说：听不见婆婆一直在呻吟的声音，就拿着蜡烛走近一看，原来已经咽气了。第二天，公公做了个木箱，把婆婆放进去，在芋头田里火化了。

●丈夫之死

我丈夫当时在家里，完全没烧伤，表面上也没什么受伤。他听见在田里干活的母亲的惨叫声，就急忙出去救母亲了。

8月15日早晨5时，我醒来时，丈夫说：“不用那么早起来吧。”可是，那天是婆婆的头七，我想做些汤圆等的供品，就起来开始准备了。而且，我们三个人吃的稀饭也准备好了，叫丈夫起来吃饭时，却没反应。3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丈夫和我公公并排睡着，公公也没察觉到我丈夫已死了。因为苍蝇会飞到遗体那儿，为了可以早点儿火化，15日的死亡，我们就在申报表上写成14日死亡，因此，当天就火化了。那时，我公公也做了个箱子，把丈夫放进去火化。公公火化我婆婆时，点火的时候非常难过，这次他就让我点火。可是，对那天早上还活着的人点火，我怎么也有一种抵触。但也总得要火化，所以还是点了火。不过，火一烧起来，就无法继续在旁边了。可想要离开那地方，脚步却站立不稳走不动，只好爬着回去。因为到处火化尸体，地面还热的，所以手心、膝盖都烧伤了。

第二天、去把丈夫的遗骨拣回来。天空上又马上飞来敌机，但却没响警戒报警，我觉得有点儿奇怪。半饷时间我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自杀用的氰化钾

兵工厂给全体女性都发了氰化钾。因为被美国兵侮辱就不体面了，所以如果遇上那种情况就让我们把药吞下去。丈夫死亡的时候，我觉得活着也没意义了，想把那氰化钾吞下去。公公到政府机关交死亡报告时，我喝了口水，想把氰化钾含在口里。可是，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公公回来时我死了他会怎么想呢？我想我不能死，我还有照顾公公的义务，于是我打消了吞氰化钾的念头。我把长头发剪掉，把它和丈夫一起火化，说：“对不起，不能陪你一起去。这时我的心情啊。”如果公公不在，我想我可能就会把氰化钾吞了下去。

回到殿贺村后，我仍把那氰化钾保存地好好的。可我的弟弟说放在身边不知道我会做出

什么事来，他把药烧掉了。烧的时候，那是一股说不出的药味儿。

●公公之死

公公在兵工厂时被炸，背脊严重烧伤。所以他睡觉时总是爬着睡的。我丈夫死后，就打算和公公一起去殿贺村。可是，公公8月25日死亡了。那时，我才24岁。失去了婆婆、丈夫、公公，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想自己死了也无所谓了。可是，我有责任把三个人的遗骨拿回家乡，要送到家人的手里，所以死不了。

●回殿贺村

9月6日终于把丈夫和公婆的遗骨拿回殿贺村了。在丈夫的亲戚家，为他们做了葬礼。那个时候，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消瘦，父母亲和哥哥一直在照顾我。我能有今天，这也是大家的给的。有父母兄弟真是庆幸之事。吃饭时，看着大家吃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吃。像过去没有粮食那样的时代，即使不想吃，也会在意不吃的話就吃亏，所以就会硬吃下去。我想正因为如此才会健康起来。

回到殿贺村后，也曾好几次和父亲一起去广岛市内。那时，在广岛市内曾被外国人的俘虏追赶过。为了摆脱他四处躲避，疲惫不堪，又加上是枕崎台风过后，行走在没有道路的地方。我忘不了当时拼命逃跑，非常害怕的情形。

●再婚

1957年，我再婚了。对方有3个孩子，最小的当时才2岁。我从来没带过孩子，刚开始想把这门婚事推了。可是，每次和孩子们接触时，觉得他(她)们很可爱，自己也不可能生孩子了，我想照顾这个孩子们也一定很开心，所以我决定结婚了。

●健康状况

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所有的医生都看过了。拔牙齿时，流血不止，去家附近的牙科看，牙医要我带内科的医生来。

大概7年前(2001年)左右因患卵巢癌做了手术。又转移到肠里。做了切除50公分肠子的大手术。卵巢癌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还转一到肠子里，却救了一命，真不可思议。

患卵巢癌吃东西时会感到苦。最近又感到有苦味儿，去看医生，被诊断为肠梗阻住院了。

●被炸

我并没有因原子弹爆炸而被烧伤。但是，苍蝇却在我的手脚、背脊等身体四处下卵，从皮肤里长出许多蛆虫。那时很疼，就像牛虻扎在身上似的。至今背脊上还有那些瘢痕，所以，我不想去像温泉那样的公众澡堂。

医院的医生看见我的背脊就会问我怎么回事。我回答是原子弹爆炸造成，有些医生就会说被炸时你露背了？可是，并不是那么回事啊。

和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不可以再发生战争了。即使在家里发生什么争执也会感到很不融洽。所以，不能发生争执那样的事情。

真 幸 运 啊

宫地 稔雄

●当时的生活

1917年，我生于御调郡中庄村(即现在的尾道市因岛中庄町)。父亲在中庄邮局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但有时候干点儿农活。我有三个姐姐，我是长子，两年后弟弟出生。1924年，妹妹出生后就马上死亡，之后母亲也去世了。后来我和父亲两人一起生活。

1939年，被征兵入伍，被分配到第5师野战炮兵第5团。我当分队长转战越南、中国等地。退伍后，在堂兄(表兄)经营的丸柏百货商店光分店工作。1943年转到爷爷经营的宫地钢业公司的光分公司工作。转工作的理由是因为考虑到总公司离父亲家近，可以照顾父亲。转职时，我结婚了。1944年4月长子出生。

1945年4月第二次被征兵入伍。那时，我让妻儿疏散到因岛住。这次也是被分配到野战炮兵第5团。但是，这次是在团总部当军籍主管。主力部队为保卫内地被派到各地，仅有一些士兵留在总部。其中，军籍主管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编制军人名册、发军队手册等，也没有军事演习。

上司冈田中士是神石郡小畠村(即现在的神石郡神石高原町)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工作。他非常照顾我。

1945年6月，部队的名称改为中国军官区炮兵补充队(中国第111部队)。部队设在广岛城西侧，两层的兵营共有4、5栋左右，四周被护城河环绕，驻扎着4个连队。

●被炸前的情况

我退伍后打算回到原公司工作。公司也是这么考虑的。社长写了一封信到部队里说有重要的商量会议，希望我去光市一趟。可是，对我来说，虽说是原工作的公司，因为有亲戚关系，我不想借业务关系而休息，不好意思申请外出的批准。那时，冈田中士非常热心地对我说：“不要担心，我帮你去申请，放心吧。”多亏他的帮助，我得到特别外出的批准，8月5日星期天，去光市了。我告诉部队预定第二天8月6日星期一，乘早上9时到达广岛站的火车回部队。

8月6日早晨4时起床吃早饭，在光站坐火车。原子弹投下的时间是8时15分，我想那时我正好快到岩国站。火车奔驰中的轰鸣声使得外面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所以我没听到爆炸声。可是，有些乘客说广岛的天空有一股像广告气球那样的烟雾在上升。车里的人就同时从火车前进方向右侧的窗户那儿往上看。车内也没有特别广播，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火车就这么一直往前开，到了五日市站突然停下来了。前面的火车也停着，据说不能再往广岛方向开了，让全体乘客都下车。我说好了9时到达广岛站后马上回部队的，那时真是一筹莫展。

五日市站前，火车头喷出的黑烟使天空变得夜幕般的漆黑。只是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人在走动。过了一会儿，黑烟消散，发现附近停着宪兵队的卡车。我告诉他们想要回部队，希望能载我回广岛城。正好他们也好像完成了什么工作，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车上坐着的是伍长和中士两个人。他们没有外伤非常精神，也许是没有直接受原子弹的投炸吧。如果现在他们还健在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他们。

●被炸后城市的情形

准确地想不出从五日市到广岛是往哪条路走的了。但是我记得好像一直经过田里的路。逃难的人们不断地往那条路涌过去。进了广岛市内后，就走电车路。也许是大家逃难后我才进入的吧，市内没有人烟，连猫狗都看不见。

当初我让那辆卡车载我到广岛去的，可是开到相生桥前就把我放下了。相生桥离部队近在咫尺。我想可以就那么走回去的。可是，路面被烧得灼热，无法行走。我在军鞋扎上绑腿，可连1米也走不了，只好停步于相生桥前。

在相生桥那儿，前进50公分又后退50公分，就在这反复来回中，大概经过了1个小时左右吧。突然下起了像针刺般痛的大雨。那是黑色的雨，四周像洒了油似的，用手擦了一下淋湿的脸，也是像有一层油的感觉。到处都是片废墟，连避雨的地方也没有，浑身湿透，只有等雨停。

雨停了之后，和刚才完全两样，变得如同秋天般的凉快。那灼热的马路也被雨降温了，开始可以走路了。

当我回到部队时，兵营已是被残酷地破坏了。楼房都支离破碎，烧成一片灰。一场大雨冲洗得一干二净。

冈田中士全身烧伤，奄奄一息。但还活着。因为被烧伤，相貌也变了，我自己也认不出那是冈田中士。当冈田中士对我说：“宫地，你真幸运啊。”那时，我才知道原来那是他。后来，我一旦走开，傍晚再回到那地方时，不知道冈田中士被运到什么地方了，他已不在那儿了。

时间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是8月6日下了一场黑雨后，在横川对岸一带，我见到了第2总司令部的畑俊六大将。在他身边的副官命令背我畑大将过天满川河，但不要弄湿畑大将了。畑大将个子不高，我听从命令背着他过河，但没感到很重。

●救援活动

西练兵场里集聚了90名左右从原子弹爆炸中死里逃生的士兵。那些士兵都去从事火化尸体的工作了。昨天250人、今天300人，火化大量的尸体。

这个火化的工作，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广岛城的楼梯，两具美国兵的尸体滚下来。当时，在广岛城附近的楼房内，关着美军的俘虏，我想可能是其中的两名。

8月6日当天没吃的东西，我带着30名部下，为取压缩饼干到市府交涉去了。可是事与愿违，却和市府争吵起来，结果没要到压缩饼干。那天只好把砂糖放进开水里溶化，把它喝下去来充饥。8月7日以后，因为有来自市外救援队的援救，我们分到了饭团和压缩饼干。

救援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末，那期间一直是露宿的。

8月31日，部队终于发了解散的命令。解散时，军队仓库里剩下的各种物资分给了士兵。我拿到了军服和毛毯。一些出身于农家的人得到了军马，也有些人是骑着马回家的。

9月1日，我乘上从丝崎港过来迎接的船回到了因岛。

●疾病

回到因岛约两个月后，在田里小便时，发现是1升多茶色的尿，我非常惊讶。后来也一直是茶色的尿。到了第二年，因肠胃疾病住院。

后来，因肝藏也不好住院了。1998年，因患膀胱癌住院，现在也在继续治疗。

1960年9月领了被炸者健康手册。领取前，该不该领这手册还想这想那的烦恼了一阵子。市府也劝说我，我终于领了。后来，患了种种可能是原子弹爆炸影响引起的疾病，每当那时，我就会想到幸亏领取了健康手册。

●战后的生活

战后，我在因岛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因为是乡村里的杂货店，所以店里不仅卖食品，还碾米、精白加工麦米、精油。后来连家电用品也开始销售了。生活绝不是轻松的，但精打细算地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送他们上大学。

1946年，大女儿出生，可母女都马上死亡了。1947年和现在的妻子再婚，二儿子、三儿子还有二姑娘相继出生。战后出生的孩子身体都虚弱、我担心是否是自己原子弹被炸的影响而造成的。妻子好像告诉二姑娘不要说自己是核爆的第二代，这有碍于婚事。

●被炸死亡的上司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我想日本一定会很糟。我想我们是在许多人牺牲之下而有今天的和平的。

我躲过了直接被原子弹投炸而活到今天，全是那时好心为我申请外出许可的冈田中士的造的福。8月6日见到他，他对我说：“宫地，你真幸运啊。”之后，一直杳无音信，对此我总牵挂在心。我很想表达我对他的感恩之意。也许孩子们谅解到我的心意，他们通过因特网帮我查找，还往寺院里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询问，查找冈田中士墓地的所在处。

2007年，我们全家去为冈田中士扫墓。到了墓地，我想冈田中士表达了我的感谢之意后，心头上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让子孙后代铭记和平

前土居 时男

●被爆前的生活

1945年的时候，我和母亲 Hisayo 及两个姐姐一块住在楠木町一丁目。我虽然是三筱国民学校高等科一年级学生，但当时就算是学生也被动员到工厂每天从事各种作业，所以在学校是没有课程安排的。我和班上其他 40 人一起被调到三筱本町三丁目的日产汽车（株）。两个姐姐也是，一枝姐姐在广岛储蓄分局，鹤江姐姐在广岛陆军服装分厂工作。

●8月6日

当天早上我就在劳动地日产汽车。一起动员过来的同学也分别分散到工厂参加作业，我当时作为勤杂人员在办公室，接收从工厂来的订单时并把所需零件搬过去。当时刚好工厂联系说要零件的螺丝，我拎了两箱就出了办公室，朝着大楼里面的工厂方向走去。突然，我就被如同煤气灶的火焰般青白色的光所包围，同时视野内一片空白，整个身体如同漂浮在空中一样。当时警戒警报都在解除中，完全是一种无防备的状态，我想应该是瞬间遭受了爆炸袭击。我瞬间意识到：“啊，我要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意识复苏时我发现自己横躺在地面上。又过了片刻，慢慢如同浓雾散去一般视野也恢复过来，当时我意识到“我还活着”。

我好像是落到了掉在附近的煤气罐上，手部擦伤。后来想想，爆炸时我光头，只穿着圆领半袖T恤和半裤，露出部分应该受了很重的烧伤，但是当时我不能马上了解自己的状况，甚至连疼痛都没有感觉到。也没有看到一起来的同学，因为担心家人，我直接回了家。走到工厂门口时看到工厂大门已倒，有大概 3 个人被压在下面。和当时在周围的人一起把他们拉了出来，之后大家都说“快逃吧”“快逃吧”，从工厂逃了出来。

●被爆后的情形

街道被倒塌的建筑及围墙所覆盖，连路都看不到。到处都是从失火处冒出的浓烟，行人个个都被烧伤，还有抱着孩子在逃的人。走在废墟或者倒下来叠在一起的木材上时，鞋底就会被暴出的钉穿透，“兹”地一下插到脚里，但是当时都在拼命逃走，疼痛什么的根本感觉不到。从脚底废墟里会听到微弱的“救命啊”的呻吟声，但是在当时那种如地狱炼狱般的状况下，我自己也处于一种半疯狂中，对呼救声没有做任何反应，而是一味地往家里赶。

到家里，家里已经完全倒塌。母亲和姐姐应该在家里的，却怎么也看不到她们。当时只有 12 岁的我忽然被一种不安所包围，“我今后要孤零零一个人了”，“全完了”，傻傻的站立在那里，就那样呆呆的望着自己破碎的家。过了一会儿听到周围有人对我说：“大火要烧过来了赶快逃”，我终于决定逃走。朝着事先家人说好的郊外的避难所赶去，路上偶然遇到了在同一个工厂劳动的中村同学。他正朝着在三泷町的亲戚家去避难，他邀请我说“一起去吧”。

三泷町靠山，受害比较小，也就是家里的窗玻璃碎掉的程度。亲戚的阿姨说：“逃出来就好，太好了”，并给我们拿出了饭团，但是因为沒有食欲，也就沒有吃。直到那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终于松了口气的原因，慢慢地感觉到身体的疼痛，意识到自己的异样。衣服没盖到的地方全被烧伤，身上到处是大的水泡，“嘭嘭”的海浪般一浪一浪的不断变大。帽子也没戴，头上也是烧伤，生疼生疼的。人们常说身体如果有三分之一烧伤就会失去性命，当时我应该更严重。

快到中午的时候吧，开始下雨了。被火烧般的身体被雨淋着很舒服，我就那样淋了一会儿。仔细看流着的雨水时发现如同油一样闪闪发光。当时根本不清楚，后来想想那应该就是带辐射的“黑雨”。

后来因为要去避难所的安村（现在的广岛市安佐南区）的学校，跟中村同学告别后我就又出发了。身体太热，路上有黄瓜田，弄出黄瓜汁，然后边把汁涂到伤口上边赶路。

终于到学校时，那里已经开设了救护站，伤员全都像摆在地上的金枪鱼一样成排的躺在地上。在那里我第一次接受了治疗，但也就是把食用油涂到患处而已。因为太多的受灾人员涌到学校，于是又重新被分到其他的避难所。在途中时奇迹般偶遇到了鹤江姐姐。姐姐是在家里遇到爆炸的，好像是头部受伤，被绷带包着。终于遇到了亲人，我终于放心了，“啊，我不是一个人哪”。从姐姐那里听到妈妈也平安无事后，就朝妈妈所在地赶去。母亲是在家里廊檐下遭遇的爆炸，脚上有被剃了一样的伤口，脸上也被烧伤。后来，与当时在储蓄分局工作时遇爆的一枝姐姐也在那里碰头。

就那样我们在安村迎来了战争结束。现在还记得那种欣慰：“我不用去战场了”。在安村呆了两周左右，之后就迁居到父亲的故乡高田郡乡野村（现在的安艺高田市）的亲戚家了。

我的身体一路恶化，周围已经有人说“这孩子活不长了”。在乡野村医生是像出差形式过来的，就用人力车推着去接受了治疗。那时才第一次用了烧伤专用的白色药，总算接受了像样点的治疗。就算是接受治疗，因为烧伤太严重，衣服脱不下来，只能用剪刀剪开。高烧不退，厕所也去不了，只能让人抱着去。母亲也置自己的伤于不顾，专心照顾最小并且是唯一儿子的我。我现在还记得她对我说：“热吧，很热吧”，整晚都不睡地给我扇扇子。烧伤快好的时候，又开始频繁的流鼻血。因为血流不止，有时还需要医生打针来止血。

我慢慢的恢复了健康，开始在当地的学校上课了。在那所学校里，同样的遭受了爆炸，从广岛市内的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有3人。

9月左右，我因为太想看看广岛的情况了，一个人乘坐公交车去了广岛市内。在原来的我家附近，街坊盖了简易小屋用以生活，我们还聊了一会天。其他地方也到处盖着也就能防雨和露水的小屋。我去了被炸的日产汽车，偶然遇到了工厂厂长，他跟我打招呼说“还好吗”，也问道了当时被炸时的情况。当我听到在办公室被炸的女职员眼珠子都突出来后，直到爆炸前还在同一办公室的我重新感到了恐惧。被动员到同一工厂的40名同学之后也没能有机会相遇，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

●生活重建

2、3年后，因为在农村没有工作机会，我又重新把生活移到了广岛市内。因为没有学历，吃了很多苦后才找到了工作。但是为了生存，发送报纸啊在施工现场帮忙啊，总之什么都做。

23岁要结婚了，我很想让妻子了解所有的事情，就跟她把被炸的事情全部说了。妻子是在知道的基础上答应的和我结婚。当时在报纸上到处泛滥地报道着被炸人员的后遗症情况，我们努力着一点不去在意这件事。27岁时我的大儿子出生，同年，在妻兄的介绍下进入了东洋工业（株）（现在的马自达）。在那之前我一直不停地换工作，但是妻兄鼓励我要坚持并努力，我也重新决定为了孩子要努力开始新的工作。

●健康面的担忧

和一起值夜班的同事聊天时，听他说有一个人是在相生桥遇炸的。因为几乎是在原子弹爆炸正下方，所

以听到时很是震惊。ABCC（原爆伤害调查委员会）以身体检查为目的还联系过他。作为和他一样的被炸者，我们也就相互比较关心的问题聊过。但是他因身体原因住院，曾有一次复了职，但是还是在 50 岁时离开了我们。我也时常对健康抱有担忧，所以对能活到现在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之后我一直工作到 55 岁退休。

●渴望和平

我这次之所以决定说出自己的被炸经历的原因，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渐感体力衰退，趁着现在把我的经历告诉年轻的一代，这种想法特别强烈。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要被强制送到战场，可以自由奔放的作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多少理解到，现在觉得不可想象的事情在 64 年前实际发生过，年纪轻轻就失去生命的人们的愿望以及上代人的辛苦。

同时，也希望年轻的一代能推进废除原子弹的和平运动，不要让我的经历再次发生。不管是谁，遇到同样的遭遇都不会感到任何的快乐。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无核世界的到来。

无法抹去的战争伤痛

藤惠 京子

●被炸前的情况

当时我还是宇品国民学校4年级的学生。父亲当时41岁，就职于大本营陆军部船舶司令部，1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军用船上在外地，半年也就能回一次宇品町（现在的广岛市南区）的家。母亲当时31岁，因为是助产师，所以就算知道市内有危险，因为患者还在，也不能被疏散离开。1岁5个月的妹妹、接近80岁的奶奶当时都在家中。另外，在朝鲜半岛经营着造船所的舅舅想让儿子上日本的学校，所以表弟当时也寄宿在我家。

●记忆里的学童疏散

1945年4月左右，宇品国民学校3年级至6年级的儿童被分别疏散到县北的三次町、作木村、布野村（现在的三次市），我当时去了三次町的常顺寺。

寺院的饭菜全是大豆。米饭也是大豆上面粘点米粒，零食也是大豆。有一次，寺院里一个中学男生带的饭团不见了。我们这些疏散儿童全被叫到寺院的大堂里坐着，还被问道：“是谁拿的快快坦白”。

寺院旁边有一座叫巴桥的大桥，大桥旁边有一个神社。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樱花树，会结出樱桃。高年级学生会爬到树上摘樱桃吃。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的我，被他们叫来面朝外站在树下，负责放哨把风。刚好那时一位大叔怒气冲冲的过来，逮到了我。同时朝着树上喊道：“你们都下来”，高年级学生们也都下来了。大叔对着手被抓着正在哭的我问道：“你是哪来的孩子啊”，当我答道“常顺寺的”时，“知道了”就放开了我的手。同时，大叔又说道：“这下面种着洋葱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被这样一踩就不能吃了吧，所以绝对不能再做这样的事了。不要再哭了”。那天傍晚，那个大叔还给我们送来了蒸红薯等食物。虽然很害怕，但还是觉得他是很亲切的一个人。他肯定也是看到我们是因为肚子饿去摘樱桃，觉得很可怜吧。

在疏散地，时常也会有儿童的父母送来一些点心什么的。但是，我们自己却从来没吃到过。我母亲也送过一些用糖浆粘起来的炒大豆，全都被老师没收了。听高年级的学生说，应该是全都进了老师们的肚子了。

还生了很多虱子，很是麻烦。把报纸打开，在上面梳头发。大家就把吸了血变黑的虱子扑哧扑哧的按死。穿的T恤就凉在寺院廊檐日光好的地方晾干。

●8月6日

投下原子弹一周前，刚好父亲从外地回来，我也匆忙的回了自家。本来是预定的8月5日回疏散地的，因为没买上火车票，就改成了6日。

8月6日早上，母亲背着妹妹把我送到了广岛车站。邻居的一位老奶奶因为要去看被疏散到三次的孙子，所以就和我一起上了火车。乘上艺备线，刚刚朝着行进方向的三次方向背靠坐下时，快要进入第一个隧道之前，看到了三个降落伞。之后火车就那样进入隧道，在那一瞬间，原子弹炸开了。

因为冲击很大，耳朵里响起一声“当”。因为我当时坐着，倒没什么事儿，站着的即使是大人，也被甩得仰面倒地。耳朵好像被石头堵着一样，听不清楚。

出了隧道后，爆炸后的烟雾散开真的非常漂亮。边看边跟一起来的老奶奶说“好神奇啊”。因为还是孩子，根本不会去想广岛正变成什么样子之类的。

到达三次时，老奶奶告诉我说：“广岛全部没了，收音机说的”。但是，在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中，因为要

除草，中午时去了学校。那时才第一次看到载着广岛受灾人员的大卡车驶入了学校。严重烧伤的人不断地从卡车上下来，我都呆了。有人脸被烧伤，皮肤从脸颊上垂下来，就那样用手托着。还有的女人乳房全部粉碎。还有人反拿着竹扫帚当拐杖，晃颤颤的走着。即使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情景。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太震惊吧。

●家人的被炸情况

投下原子弹3天后，寺院收到了广岛家人过来的联系。那之后8月12日还是13日左右，和附近一个叫小信的6年级男孩子一起乘坐火车回到了广岛。在广岛车站，父亲来接的我。和父亲一起穿过比治山旁边的小路，走回了家。现在还记得当时父亲跟我说了家人的情况，还说“从现在开始70年都会草木不生”。

到家时，母亲全身被床单裹着。因为是全身烧伤，从伤口会生蛆，所以才用床单裹住。妹妹面部全部烧伤，被烧成全黑色。手脚也严重烧伤，所以也裹着床单。年幼的妹妹看到母亲的样子很害怕，一直在哭。

原子弹投下时，母亲和妹妹好像是在猿猴桥车站等电车。在大概1个钟头前，警戒警报发出时，邻近的老奶奶说忘了带防空头巾，母亲就把自己的防空头巾借给了她。所以，母亲就全身受到了原子弹的照射。妹妹在母亲的背上，左脚和左手还有脸上烧伤。母亲把妹妹从背上解下来，途中边逃边把妹妹泡到各处的防火用水中，最后好像是在广岛车站后面的东练兵场避的难。

奶奶在家中被炸。房屋虽然没有被烧毁，但是损坏的也很严重。

父亲和表弟为了找母亲和妹妹，在市内整整走了2天。据说找到时，已经分不出母亲是男是女，因为烧伤全身都肿了起来。母亲8月6日那天，凑巧穿着父亲从外地寄回的布料做的衣服出的门。母亲把烧后好不容易残留的布条缠在妹妹的手上，作为记号。父亲和表弟来找的时候，1岁的妹妹发现了表弟，叫了声“阿-酱（昵称）”。之后看到妹妹手上的布条，总算是确认找到了2人。母亲当时好像说“我已经不行了，你只把孩子带回去吧”，但是父亲还是把2人乘到人力车上带回了家。

●母亲的死

母亲在8月15日离开了我们。父亲用旧木材作了一副没有盖子的棺材，把母亲的遗体在家后面的空地火葬了。那时大家都在焚烧遗体，那种味道充斥着整个屋子，恶臭难闻。

母亲最后的一句话是跟奶奶说的：“妈，我想吃大土豆了。”战时因为粮食不足，会把和服或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拿到农村，换取土豆等粮食。从通过物物交换得来的土豆中，大概母亲一直只是捡小的吃吧。小土豆涩味很强，放到现在根本就不会吃。

为了祭祀母亲，我每年都会来放祭祀灯笼，同时供上煮好的大土豆。即使到现在看到大的土豆时，也总会想给母亲吃。

●战后城市的情形

宇品国民学校上面的土坡，大范围的被用作火葬场了。周围用铁皮板简单的围上后焚烧尸体。在刚对尸体头部位置的铁皮板上开着孔。尸体焚烧时，我们小孩子就从旁边穿过，去海边游泳。所以，有时候会想：“啊，现在烧到头这里来了”，有时候会踩着大堆的骨头走过。直到我到小学6年级为止，那一块一直被用作火葬场。

战后的生活，真的是悲惨之极，但是这也不是我家一家，当时所有人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妹妹的战后

与母亲同时遇炸的妹妹获救了。大家都说，当时像妹妹那样小的年龄能救过来简直就是奇迹。妹妹也是在听着大家说“能救过来真好，活过来真好”这样的话语中长大的。

但是妹妹的脚上却留下了严重的瘢痕疙瘩，而且变了形。因为不能穿鞋子，所以就一直穿着木屐。因为当时穿木屐的人很多，平时倒也没什么，但是在郊游或者运动会时，就不能再穿木屐了，所以很是烦恼。没办法下只能把军用鞋两双套起来穿。

因为脚的原因，妹妹开始遭到严重的欺侮。当时有谣言说核爆疾病会传染，有人指着妹妹说：“指头会腐烂”，还有人说：“离近看得话会被传染的”。核爆过了很多年，妹妹都要开始上小学了，还是被当作小丑一样，竟然还有人专程从大老远赶来看。

但是，妹妹却从来不跟我和奶奶提起她在人前遭受的一切。她没有控诉自己的痛苦，只是会说：“奶奶，我能活着就很好了吧”。从幼年时期就听着的这些话里，看似想说服自己去想“自己活着就很好。所以，即使受这么严重的烧伤，现在还活着就很好了”。直到最近我才亲眼看到了妹妹的手记。其中有写到：“那时，我要是没活过来可能更好吧”，当我看到这个时，又一次的感到她是真的很痛苦吧。

因为被告知脚部手术只能等到 15 岁左右才能做，在高中暑假时，她终于接受了梦寐以求的手术。妹妹一直很期待说到进高中时就可以穿鞋子了，但是结果还是，妹妹的脚不能穿鞋子。通过移植腹部和臀部的皮肤，试图来治疗脚部的变形，但是移植后的皮肤变黑，小脚趾也一直错位 3 厘米左右。在手术前还说“会很好的穿上运动鞋”的妹妹，在 65 年后的现在，还是不能很好的穿上鞋子。

小脚趾擦到后就会很疼，所以就把运动鞋打个孔来穿，但是这样开孔的地方会摩擦成为伤口。妹妹的脚基本上没有一天不出血的。带血后大家都会认为很脏，所以就把牙膏涂在沾血的地方。

妹妹在核爆医院住院期间，认识了原田东岷医生，当时好像告诉她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商量的，随时跟我讲”。高中快毕业时，跟原田医生商量后，他介绍了居住在洛杉矶的日本人牧师。当时，妹妹在进高中前父亲去世，我们家里没有任何闲钱。妹妹在高中老师的介绍下找到了打工的地方，然后努力工作，终于在 20 岁时攒够了单程的路费，踏上了去美国的旅程。

在牧师那里得到了部分照料，同时还在洗衣房工作积攒生活费。我想她应该也吃了不少苦，现在还在洛杉矶顽强的努力着。她本人好像认为自己也不能像一般人那样结婚了，但是在那边却和日本人结了婚，还生育了 3 个孩子。

●大阪事件

在妹妹刚接受脚部手术 1 周左右的时候，我去了一个住在大阪的朋友那里玩。妹妹当时对我说：“我的身体已经稳定下来了，姐姐，你就去吧”。

乘坐快速列车在傍晚时分到达，但是因为不知道朋友的家在哪里，就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咨询。虽然是一名年轻的警察，但是很热心的陪了我近 1 个钟头去找。终于找到朋友家后，对他说“谢谢，真的帮了大忙了”的时候，警察才第一次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当我答到“广岛”时，那个人啪的退后一步说“那个核爆炸的广岛吗”，当回答“是的”时，他一副仿佛我要把细菌传染给他的表情说道：“我觉得广岛的

女性挺恶心的，特别是经历核爆炸的女性”。到那时为止我对被炸一事不以为然，但是那时却相当地震惊。

这件事我没有跟妹妹提起。跟大阪的朋友说了后，她说：“你妹妹听了这些会很难受的，你千万不要跟她说啊”。我从那之后，再也不跟别人说我是广岛出身了。

●服装店事件

这还是我十几年前在服装店做接待的时候的事情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忽然说出妹妹的名字，问我“你是姐姐吗”，当我回答“是的，您怎么会知道的”时，才知道那个人住在古江，妹妹的谣言好像一直都散布到那个地方了。

这件事还有大阪那件事，还有目前为止很多很多的事，都让我赞成妹妹去美国。想要离开欺侮和偏见的日本，想去一个对自己的事情一无所知的地方，这对妹妹来说，才是真正的幸福吧，我想。

●渴望和平

我认为，被炸者真正的伤痛在没有实际经历过的人看来是应该无法了解的。就算是手指，自己切到后才会觉得疼，别人切到的话应该是无法了解的吧。所以，传达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战争是内心深处的伤痛。不单单只有外伤，很多的伤痛都留了下来，就算是几十年后，那些伤痛还是会隐隐作痛。妹妹对战争、核爆炸的话题特别反感，只要一说起这些，从小就会嗖的一下没了人影。到了美国后，她总是穿着深色裤袜来遮掩伤痕，对核爆炸的话题也是闭口不谈，至今如此。

战争，是坚决不容发生的。

我看到了地狱

桑原 君子

●被炸前的生活

当时我 17 岁，和母亲、姐姐三个人住在广岛市三筱本町三丁目(现在的西区)。父亲去世，虽然还有 3 个哥哥，但是大哥结婚后就自立门户，二哥和三哥被征派到了山口县。

我当时在广岛中央广播电视局的总务科工作。广播电视局在上流川町(现在的中区帜町)，因为周围进行建筑物拆迁，房屋都被拆除了，形同一个广场。广播电视局会播放很多跟军队有关的事情，我记得当时窗户是强化后防空袭的。

●8 月 6 日

那天早晨，因为有警戒警报所以迟迟出不了门，上班也迟到了。警报解除后，我到达广播电视局的时候大概是 8 点左右。我和平常一样，和同事分工开始做卫生。当我进入自己负责的局长室时，从院内传来“B29 在飞吧”的女人声音。我被这个声音吸引，刚想到窗户附近去看看时，窗外啪的一声亮光闪烁。那就如同擦火柴时火焰瞬间点着时的火光被放大、加强后的红色闪光。我马上用双手护住眼睛和耳朵，当场蹲了下去。当时接受的教育是炸弹降落时要那样做。黑暗中，我忽然觉得轻飘飘的像是进入了失重状态，嘎吱嘎吱地体内有一种说不上是痛或是什么的异样的感觉，我当时就想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那是我还没有意识到，由于强烈的冲击波而成为粉末般的玻璃碎片刺入了我的脸和左手腕，全身鲜血淋淋。左脸颊现在还有玻璃片在里面。

就那样静静的过了一会儿后，从走廊传来了微弱的人的声音。房间里因为太黑什么都看不见。为了离开这里，循着声音朝走廊走过去时，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后背。啊、我和这个人一起逃就可以了，我还没有死，想到这些我就紧紧地抓住那个人腰部的皮带跟着他走，终于来到了出口附近。在出口处人们陆续聚集过来，大家一起把重重的门打开，从而逃到了外面。周围如同黎明前的夜色，因为冲击波飘起的东西从空中开始啪啪啦啦的飘下来。从广播电视局出来的人都是乌黑的脸、披头散发、浑身鲜血，衣服也破破烂烂，已经到了必须要相互询问才能知道谁是谁的状态。

我们原以为就是奔着广播电视局投放的炸弹，所以才受害特别严重。于是就和同是总务科的 2、3 个女性一起走出院子，决定到附近的中国新闻社大楼里的广播电视局的加入科分室去。那时才第一次知道受害的不仅只有广播电视局。周围的建筑物全部倒塌，到处有火冒出，中国新闻社 5 楼和 6 楼的分室里，从窗户喷出熊熊的火焰，正在燃烧。所以我们就从广播电视局逃到了附近的缩景园。在火势不断逼近中，虽然听到了压在倒塌的房屋下的人的呼救声、寻找家人的呼声，但是为了逃命已经拼尽全力，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了。

在缩景园已经聚集了很多避难的人。我们穿过园内水池上的小桥，朝京桥川的河堤走去。但是园内的树木不断燃烧，我们所在的河堤也渐渐地有火势蔓延过来，最后河边高大的松树发出很大的声响开始燃烧起来。我们跳进河里，胸部以上露出河面，再确认情况时发现对岸的大须贺町也开始燃烧，火星不断地飘过来。从对岸和背后逼来的火焰炽热难耐，一直到傍晚，我们都是不断地跳进跳出河里。

很多人都奔着河堤逃了过来，周围几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可能是由于附近有军队的缘故，看到有很多士兵的身影，大家除了戴帽子的头上留着像茶壶盖一样的头发外，全身烧伤溃烂，痛苦万分。抱着婴儿发呆的母亲上半身破破烂烂，孩子好像已经没有了气息。

不断传来烧伤或是受伤的人叫道“给我水，给我水”的声音，也有人大叫着“不能喝水”。不知是否因

为已经无法忍受严重的烧伤，大批的人跳进了河里。跳进水里的人大部分没有再浮上来，就那样被水冲走了。从上游也不断有人被冲下来，尸体盖满了河面。我们在河里的时候也不断有尸体冲过来，我直接用手把尸体朝河流方向推了过去。当时已经是拼死状态，完全没有感觉到害怕。跟地狱图相比更加悲凉凄惨，而我却亲眼目睹了那一幕。

因为火势凶猛无法转移，我们一天都在缩景园的河堤度过。日落时分，搜救广播电视局员工的救援小船终于来了。员工要到河东侧的东练兵场的救护站，小船把我们送到了对岸的沙地。我因为担心一个人在家的母亲，申请不去救护站而直接回家时，其他同事都劝道“现在回什么市内啊，说什么傻话呢”，所以被强行的留了下来。因为我家在三筱本町，在广岛西侧，回去必须穿过燃烧的市中心。因为大家反对，我万分勉强的说是要一起去，还是瞅了个空挡悄悄地离开了大家。发现我不见时有人喊我，虽然听到了，我还是说着“对不起”一个人朝家的方向走去。

●回家的路途

和同事分开后我就来到了架在京桥川的常叶桥。从桥西侧的白岛方向不断有受伤的人过来，但是去那边的人却一个都没有。当时，我巧遇了要过桥的2个铁道员工。他们好像是在去横川车站的途中，我请求“带上我一起去吧”，但是他们拒绝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到得了，怎么能带上你去呢。快去救护站吧”。但是我没有放弃，保持4、5米距离偷偷地跟在后面，在燃烧的火焰中发现他们回头时就停住脚步，然后再继续追赶着前行。因为我一直跟着，他们最后说：“你跟着我们的脚印走”，通过危险的地方时还会给我暗示。

我们避开着大火，穿过广岛电信医院的旁边，来到了三筱桥。桥两边坐满了受伤的士兵，好像都没有下脚地儿了。可能是附近的两支部队的人吧，大家都发出呻吟声，十分痛苦。小心的不踩到那些人，总算穿过了大桥，来到铁道线，顺着轨道到达了横川车站。和铁路员工在此道别，我现在还记得分手时他们对我说的“回家时小心点啊”。

●和母亲的再次相遇

我独自一人朝着三筱的家走去。虽然周围已经昏暗下来，但是道路两侧还在燃烧，穿过熊熊的火焰时必须跑着冲过去。从横川穿过三筱，我家就面向三筱向北的道路上，终于到家时发现家已经燃烧殆尽，但是发现了站在附近路上的母亲。看到母亲还活着我非常开心，抱着母亲母女两个抱头痛哭。

在原子弹投下时，母亲正坐在2楼的梳妆镜前。虽然2楼房间都倒塌进去了，母亲所在的房间是角落房间，总算没有塌陷下来。楼梯也不能用了，从外面让人搭了梯子，这才算是下来了。

家里的房子上午只是坍塌在那里，火势渐渐蔓延过来后，从下午开始就燃烧起来。母亲在房子开始燃烧前，想着至少能拿床被子出来，结果扔出去的时候被避难的人捡到，直接披着走了。另外，在家院子里像防空壕一样挖了一个坑，把和服等贵重的东西都埋了进去，但是大火过来后，那里也燃烧起来。母亲拿水桶从家门前的小河里取了好几次水浇上去把火给灭掉，随即扒出来时里面的东西大部分已经烧毁了。邻居劝她往三泷逃难，但是因为担心我和姐姐，在房子燃烧的时候就到路对面的农田去避难，一直等到女儿的归来。

那天晚上，母女2人就露宿在农田里。家门前的路上，来来往往有通宵避难的人，还有去救援的人，我

呆呆地望着这一切，想着今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夜里从救援队的人那里领到了饭团，和母亲一起吃了后，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天就亮了。

●寻找姐姐

7日人流还是在不断持续着，但是姐姐 Emiko 却没有回来。母亲担心姐姐，边说着“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不在了啊”边哭起来。我不忍心看到母亲那样，第二天的8日就和住在附近的姐姐的朋友一起出门寻找姐姐了。那时，我再一次的看到了地狱。

姐姐当时在位于下中町(现在的中区袋町)的广岛中央电话局上班。我从横川出发穿过十日市町(现在的中区十日市町一丁目)顺着电车道往前走。虽然火灾后的废墟还没有得到任何的清理，但是像电车道这样的大路，总算勉强能通过。街道到处是死尸，一不小心就要踩到的样子。在寺町(现在的中区)有一匹死去的马，肿的又圆又大。十日市町附近，有一个全身焦黑、双手平伸、站立不动的人。我觉得不可思议走近看时，才发现那个人是站着离开人世的。各处的防水防火槽里，都有几个人头挤进去，重叠在一起没了气息。道路两端铺满了死尸，其中有的人还有气息且发生呻吟声、有的人说着“水、水”，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有精神。所有人的衣服都被烧掉，身体遍体烧伤、肿胀、焦黑般的如同人偶一样。如果姐姐倒在这里面，在这种状况下，恐怕也没办法找到吧。就这样跨过尸体穿过相生桥，一直找到纸屋町(现在的中区)，但是走到这里后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又返回了三筱。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姐姐可能已经不在了吧。

但是在爆炸发生一周后，姐姐一个人回来了。姐姐在电话局被炸后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是逃到了比治山，之后被送到安芸郡海田市町(现在的海田町)，最后被救护站收留。之后在那里过了一周，听说有卡车要去广岛市内救援，姐姐就央求一起乘坐。因为不让重伤人员乘坐，所以被拒绝过一回，但是姐姐归心似箭，瞅了个空挡从卡车后面跳上车，一直被送到十日市町。从十日市蹒跚着走回来的姐姐，衣服破破烂烂，全身布满鲜血，脚上穿的两只鞋子也不一样。如果被不知情的人看到，可能会觉得她精神不正常。因为我家被烧掉了，就安排姐姐在母亲朋友家的屋角睡下，之后姐姐就昏睡过去，徘徊在生死线上。

●照料姐姐

姐姐整个后背都刺满了玻璃碎片，手腕上的肉也被刮掉了，就像石榴一样裂开。虽然我每天用针把姐姐背上的玻璃碎片取出，但是伤口上还是生了蛆。留宿我们的那家女儿被炸身亡，我们也觉得挺麻烦他们的，后来就回到了自家房屋烧后的废墟上。大哥来了后收集了一些烧过的木材，给我们建了一间只能防雨避寒的小屋，我们把姐姐移进去后继续着看护。卧病在床的姐姐也没有办法去救护站，只能从别人那里匀点擦的药，也没有得到足够全面的治疗。头发也大片脱落，吐血，好几次都以为要不行了。母亲每天去山上采摘鱼腥草的叶子，保持绿色煎好后给姐姐和我当茶喝。绿色的鱼腥草茶很难闻，但是母亲说可以把体内的毒给逼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好，3个月都不能起床的姐姐之后逐渐恢复，后来还重返了职场。在头发重新长好之前，她就用围巾和帽子遮着，身上留着伤痕，一直都不能穿没有袖子的衣服，到现在被刮掉一块的手腕都是凹陷进去的。

●战后生活

战争结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才知道的。即使听到好像战争要结束了，刚开始也有点不敢相信。从小的教

育就是相信日本绝对不会输，而且在广播电视局工作时也只有胜利的消息，战败，听都没有听过。但是听说在长崎也同样投下了原子弹，如果多次投下这种原子弹的话，我想还是把战争结束掉的好。

广播电视局已经不能再用上流川町的房屋了，后来就搬到了安芸郡府中町的东洋工业(株)内。我一方面必须要照顾姐姐，另外去东洋工业(株)时要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去，还有那时进驻军刚到，有谣言说女性可能会被强暴，所以我就辞去了广播电视局的工作。之后在附近一家公司上了1年左右的班，在恩师的介绍下又去了另外一家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结婚了。

我虽然在8月6日和8日在广岛市内走动，但是并没有因被炸一事得上大病。都说那种疾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对疾病的担心。病了就病了。与那相比，我倒是经常会考虑今后该怎么办。

●渴望和平

我到目前为止，都不太愿意谈起被炸的事情。虽然每年都会去慰灵碑，但是在8月6日避难过的缩景园，之后我一次也没有再去。虽然现在的缩景园已经是一座美丽的庭园，但是每当看到架在水池上面的圆形小桥时，那天的事就会不由自主的冒出来，所以我不想去。一想起那些眼泪就涌上来，哽咽不能言。

经历过核爆炸的人很多都不在了，还能讲出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虽然年事已高，但那幅活生生的地狱景象到现在仍清晰的留在记忆里，通过讲述这些，就是想明确传达给年轻人，绝对不能再使用核武器了。已经是小学生的孙子开始对战争和平感兴趣了，还问过我：“奶奶，你经历了核爆炸吗”。我强烈的期待着这样一个世界，那里再也不会有人要经受如此痛苦感受了。